增修埤雅廣要

氣化門

獸化類

虎化人

虢州王城縣黒魚谷王用業燒炭於谷中有水方數步常見二黒魚長游於水上用伐木饑困遂宰食之其弟驚曰此魚乃谷中靈物兄柰何殺之有頃其妻餉之用運斤不已久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祝衣號躍變爲虎焉徑入山時殺麞鹿夜擲于家如此二丘一日

昏暮叩門自名曰我王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爲虎三年矣何鬼假我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官謫爲虎因傷人又笞余一百得復人身汝視予無疑也弟喜遽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爲村人格殺之其妻屬驗其身有黑痣信王用也但首未變爾

越王[illegible]

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王請問[illegible]女將見王道逢老人稱曰袁袁公問女曰聞[illegible]劒[illegible]一觀之

女曰妾不敢隱[illegible]試公即[illegible]杪之竹似桔槔末折墮地女使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即飛上樹化爲白猿

豕化人

濟寧肥城楊氏有女美姿容善歌唱手足俱猪形不能行步每用爪挾梳綰髻食飲不令人見撫與爲偶其兄楊大郎遂從生男及女年八十餘每客官至隱而不出百計求一始識至元甲午方没

狐化男

燕昭王墓有老狐化男子聽張華講說抱朴云狐壽八百歲至三百歲則化爲人矣又云狐夜擊尾出火戴髑髏拜北斗不墜則化爲人矣

猿化叟

王縉少在嵩陽有四叟携榼來訪其名曰木巢南林大節孫文蔚石媚虬高談劇飲既醉俱化爲猿而去

虎化石

張侍郎守郢虎害物人令吏執符追虎虎熟視符噬符隨吏至府望公閉目蹲伏[illegible]受以罪撻

之約三日出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殺虎乃去[illegible]其地化
爲石今呼爲石虎

禽化類

鶴化人

李衛公遊嵩山聞呻吟聲乃一病鶴曰我爲仙
爲樵者傷脚得人血則愈乃鶴拔眼睫曰持此
照之卽知矣李公自眎之乃馬頭也至洛所遇
皆非全人或犬彘驢馬之類惟老翁是人公以
告翁揎臂出血公往濡在傷處鶴謝曰公卽爲
宰相後當上昇鶴乃冲天去逸史

雞化人

晉宋處宗置一長鳴雞牕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玄致處宗因此功業大進幽明錄

雉化僧

僧養一雉甚馴狎每聆僧談則伏座下一夕不食而斃僧夢往生山下檀越家驗之其兒脇下尚有翟羽一莖

雉化人

後漢裴安祖見鷙鳥逐一雉觸樹死安祖護視之良久乃甦放之夜夢人着綉衣[illegible][illegible]拜謝之

鴉化人

蔡君謨嗜鵽雀炙夜夢鵽化爲褐衣人以詩遺之曰食君數粒粟充君美中肉一美斷數命下筯猶不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勸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君謨遂戒不食

雉化石見童化雉

𪆫化雄

漢元帝

靈帝時有鷄異詳後妖物類

鵲化印詳異感類

鳩化鉤 詳異感類

蟲化類

龍化僧

由灌陽軍遡牛溪而行百里溪益遠而山益峻及其源窮山峙地境幽絶人迹罕到邑士王趙等世居之一日有僧至其乞食食訖假寐于磨上鼾齁有聲王出見龍蟠睡訝之既而求一袈裟地及展衣覆其處募工匠爲巨室遂陷爲池木葉入池即有鳥嗛而去之時以接骨方遺王氏至今成都禱雨則必命王氏至潭邑水則雨

隨至名其池曰滋茂

龍化姥

李靖射獵山中宿一朱衣家夜半扣門急一老姥謂靖曰此龍宮也天符命行雨二子皆不在欲奉煩何如命取驄馬一小瓶戒曰馬躍嘶鳴取水一滴馬鬃上此一滴乃地下一二尺慎無多也既而電掣雲間連下二十餘滴夜半平地水二尺

龍化婦

唐人柳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牧羊曰妾洞

庭君小女嫁涇川次子爲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敢寄尺牘於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言見千門萬戶曰靈虛殿一人取書進之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害言未畢有赤龍長萬丈擘天而去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妝千百中有一人即寄書者乃宴毅於碧雲宮辭去後再娶盧氏貌美曰予即洞庭君子涇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爲好同歸洞庭莫知其迹本傳

龍化叟

僧誦經一叟來聽曰某山下龍也幸歲旱得閒來此僧曰能救旱乎白上帝封江湖有水不得用僧曰此硯水可用乎乃吸水去是夕大雨悉黑水

龜化人

宋元君夢人披髮曰予爲清江使者被漁者預且得予元君召預且得五龜高五尺刳之以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能夢於元君不能避預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 莊子

虵化人

南方多虵精嘗化爲人以呼行旅姓名若顧應之夜必至棲即傷人土人養蜈蚣於枕中臥覺有聲則起枕放之蜈蚣乃疾馳蛇所能以氣禁之遂唶其蛇腦

鮎化婦

李冲元嘗畜一鮎將烹之夜夢鮎化婦詣冲元曰妾腹中有子五千妾生五千子俱生妾死五千子俱死矣願原一命以活五千子命冲元覺而懼放之大江

蛇化劍

唐開元末靜江軍灘中雷公逐一黃蛇盤繞灘上視之得一銅劍其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二劍

廣異記

互化類

魚化龍

三秦記大鯉魚登龍門化為龍不登者點額而還

龍化魚

陸機積薪下穫涸鯉作鮓以餉張華華曰此龍

鮮也水噴之有五色光 張華傳

蛇化龍

李賀七歲韓愈皇甫湜過其家使賦詩援筆立就名曰高軒過其末云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龍化蛇

續仙傳孫思邈嘗救一青蛇龍子也後爲龍王召至水府得龍宮藥方三千道作千金方三十卷俱非人世所有

鳩化鷹

鷹化鳩

爾雅鷹鶆鳩月令仲春鷹化爲鳩七月鳩化爲鷹格物論鷹鷙鳥金眼鈎觜鐵爪鋸翮善攫摶廣志一歲爲黃鷹二歲爲鵀鷹三歲爲青鷹月令仲春之月鷹乃學習孟秋之月鷹乃祭鳥殺始行戮記鷹化爲鳩然後設罻羅又草木疏驚蟄後五日鷹化爲鳩

蛇化雉

晉武庫中蛇化雉詳後野雉在庫

雉化蜃

蜃時忍切大蛤也蚌屬月令雀入大水爲蜃雀入淮爲蛤雉入海爲蜃又蛇化爲蜃似蛟無足史天官書海旁蜃氣似樓臺蜃與蜃同古人多以蜃爲器

鱔化蛟

宋寶祐丁巳夏邵武軍管下市中有開食店者因買魚得一白鱔始則甚小極愛惜之每日飼以餅之屬逐日長大遂放於十字街巨井中越一年忽一日井內有火燄兩條射出井外衆覩

之乃自白鱓兩目中來而其身已如巨木矣因此淫雨不止天氣昏黑白鱓自井騰空而去井水迸漲四郊洪水驟至棟宇俱沒有人避水於高樓者皆聞空中有人喝云滿也未如是者二其時罹水厄死者甚衆

蛇化蜃

蛇化爲蜃似蛟無足許遜遇一少年自稱慎郎許君曰此蛟蜃之精謂施太玉曰彼化黃牛我化黑牛以手巾掛膊別之俄於龍沙洲見黑牛奔赴黃牛而來太玉揮劒中左股因投入城西

井中自井井徑歸潭州先是化爲少年以珍寶數萬娶潭州刺使曹至女至是眞君見賈曰聞君有貴婿愼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遂變本形爲吏所殺

犬化龍

宣和元年五月有龍見于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附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林靈素治水不驗遂命戶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

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感召之災望求直言採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一官與縣去

豕化龜

符子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非大圊不居非人便不飡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如不勝其體燕相謂王曰奚不烹之王乃命宰夫膳之夕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爲㑹津之伯燕相遊乎㑹津有赤

龜奉璋以獻

雀化蛤

六帖季秋雀入大水爲蛤客有見雀浴于涉者良久而毛羽皆委于地曾不少動跡而視之則已化爲蛤矣

蝗化蝦

馬援爲武陵太守有蝗援振貧窮薄賦稅蝗入海化爲魚蝦

蟻化駒

蟻曰玄駒大戴記牛亨曰河内人見人騎馬數

十萬騎大如黍米以火燒之人皆成蚊蚋馬皆成大蟻故呼蚊蚋曰黍民蟻曰玄駒 古今注

雞化鴞

西子毋夢翠鷄五色自空下化爲鴞飛去生西子 翰府名談

鷹化鵟

孔帖中和四年臨淮漣水民家鷹化爲鵟而弗能游鷹以鷙而擊武臣象也鵟雖毛羽清潔而飛不能遠無搏擊之用充庖厨而已

蠹化蝶

陸龜蒙稿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然類蝤蠐而青翳葉仰齧饑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棖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動明日復徃則蛻爲胡蝶矣

鼠化鴽

月令田鼠化爲鴽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九終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四十

氣化門

肉化類

漦化黿

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伺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留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龍亡漦在櫝而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為玄黿府之童妾未既齓而遭之孕當宣王時不夫而育懼

而棄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逸逃于褒褒姁有獄而入是女於王王遂置之棄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

血化泥

周末殺萇弘於蜀血碧色入地化爲碧玉數里內土皆青色故蜀有青泥坊

髮生蟲

士有飲酒而必飲油者醫怪之鍼藥罔療一日

泥飲過度隱几而睡鼻中有物繞出復縮者再須臾蟠于燈缸家人扶而避之以針刺蟲黎明視之則有兩黒睛雙角脊有黒文長尺許乃知爲誤食髮之所化蟲出而油不復飲食

肉化尸

王公直植桑百本以飼蠶利爾爲業時歳蠶老葉貴公直舉箔瘞之以貿葉錢入城市貿猪首以歸至闗門守者見荷囊有殷血發視之乃人首也執而核之莫有告詰之者公直曰是吾瘞蠶之過也迹其瘞所驗之則蠶已化爲尸體與

所荷付矣遂償之

鱠化魚

吳王食鱠餘鱠棄水中化爲魚一名王餘魚

鱠化蝶

南孝廉善斫鱠其輕可飛忽化爲蝴蝶飛去

鱔化泥

鱔鱠取燒酒噴之移刻盡化爲泥蓋土性之物易復性焉耳故食者宜知所忌

物化類

麙化熊

晉張華與豫章人雷煥登樓仰觀煥曰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劒之精上徹於天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告吾年至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劒佩之斯言當效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因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燄非常有雙劒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牛斗間氣不復見煥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劒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劒幷土與華

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劒當繫徐君墓樹爾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久爲人服也華得寶劒愛之常置坐右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劒文乃干將也莫邪何爲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使以拭倍益精明華誅失劒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劒行經延平津劒忽於腰間躍出墜水使人沒水取之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

浪驚沸於是失劒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
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珠化龍

順宗時拘弘國貢履水珠色類鐵持入江海可
行於洪後化爲龍

梭化龍

陶侃漁於雷澤得織梭掛壁後雷電化爲龍去
韓詩云古冑跳水騰龍梭

杖化龍

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

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即其形以爲縊也遂葬之長房隨翁深入羣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曰子可教復使食糞中蟲臭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此不成長房辭歸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往則自至可以杖投葛陂中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須臾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已十餘年以杖投陂即化龍也遂能治療衆病鞭笞百鬼後失其符爲衆

鬼所殺

葉化龍

史生遊華山有一紅葉大如掌紅殷可愛隨流而下史接置懷中坐頃覺懷中冷重探視之見葉栗栗若蝡動驚棄林中烟起葉上須臾風雷大至化爲龍而去

筆化羨

有生甚貧遇人遺虎毛紅管筆曰所須但呵筆即得生歸告婦一日晩思兔頭羨連呵得數盤

杯化鴿

晉王敦將圖不軌詢諸敦璞璞曰公若起事必不久敦大怒曰我事不久卿壽幾何璞曰我命盡在今日午時死在緋衣人手敦曰我令青衣人戮汝旣戮之青衣人乃裴姓敦方恚時許旌陽以酒杯擲于梁杯化爲鴿衆仰視鴿旌陽乃隱身矣

錢化蝶

杜陽編唐穆宗時禁中花開夜有蛺蝶數萬飛集花間宮人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空中得數萬遲明視之皆庫中金玉錢也

舄化鳧

王喬爲葉縣令有神術每月朔日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來於是候鳧至以網張之但得一雙舄乃詔尚方諦視則曰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械化楓 互見楓

黃帝殺蚩尤擲其械於朱山之上化爲楓林 廣軒轅記

几化麂

葛仙翁憑桐木几於女几山學數十年登仙几化爲白鹿三足時出於山上神仙傳

卉化類

稻化蝨

干寶云稻化蝨麥化蝶凡卉物之生卽有微虫蘊于內及其盛極反常時至氣化殊形暗變異狀潛更各因所禀而然也

蔬化蝶

佃云甞見園蔬其葉有爲蝶者三分二已蝶矣其一尚葉

草化獸

續漢書靈帝時東郡陳留濟陰諸縣界有草生其莖大如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物毛羽頭目足翅皆全

樹化牛

千歲樹精化爲青羊萬歲樹精化爲青牛始皇伐大樹有青牛躍出入水 玄中記

杞化犬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岩一日汲於溪見二花犬逐之入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

犬烹而食之覺身輕飛於峯上續仙傳 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言强盛陰道也本草 以杞為粮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冬食根坡杞

苓化龜

松栢脂入地千歲化為伏苓嵩高山有大松樹或百歲或千年其精變為青牛為伏龜採食其實得長生

米化丹

麻姑至蔡經家經弟婦新產麻姑撒米於地皆成丹砂所以祛穢也神仙傳

松化石

六帖同紀拔野古有川曰康于河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爲石色蒼緻然節理猶在又謂之康于石

梅化杏

梅南枝向煖北枝寒北人移植之則化爲杏亦猶橘北則爲枳蓋其方輿之氣使然也

橘化枳

考工記橘踰淮化爲枳晏子曰江南爲橘江北爲枳

絮化萍詩

萍一作蘋大者曰蘋沉於水中一曰水花又曰水白一夜生子世說楊花入水花爲萍薩天錫曰柳花到了作浮萍萍酒德須云萬物擾擾焉若江漢之浮萍蓋謂漂泊水面而無根帶也

菜化蓮

李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是蓮花仍各有一佛坐花中形如雕刻筆談

腐化類

草腐化螢

季夏之月腐草化爲螢仍以腐爲之食

螢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猶未如蟲腹下有光數日即變而能飛然生陰濕地在大暑前後得大火之氣而化此即照也一名丹鳥大戴禮丹鳥養羞其謂之羞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爲鳥羞也羞者進也古今注螢一名熠燐燐者火之微名一名丹良一名燀夜一名夜光一名霄燭一名熠燿又云熠燿非蟲名詩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是已

菌腐化蜂

菌非[illegible]人其所產之地不同也今以植而化動腐而化生其亦[illegible]使然也

朽木化螺

大者蜩蜩馬小者螗蟧蟪蛄[illegible]脫殼名腹育杜西掘樹根見腹育附朽木剖視之腹尤實朽木是朽木所化爲蟬也

麥濕化蛾

晉永嘉中梁州雨十旬麥化爲飛蛾 述異記

莧汁化鼈

[illegible]并列切 俗作鼈一名神守爾雅三足者爲能

傳曰鱉化為黃能易雖為鼈注云以其剛在外也九肋者勝目吻腹下天字者不可食其甲以赤莧包置濕地即化生今有臠其肉而屑之者搗莧汁沃之經旬即化為鱉如細蟲然舉而投諸池謂之種鱉

壞裙化蝶

蝶說文作蜨從虫疌聲俗作蝶一名胥然其化也甲能療瘧有七尖九尖多者愈勝取其甲與其亦襲人之氣之所致歟

桑癭生蠹

桑木名蠹所食葉者也歲久蠹生于內則瘡猶人之患疽瘡也

瓜熟生虬

邵子云衣到弊時生蟣虱瓜當熟後足蟲蝕氣化所致理勢之必然也

醯酸生蜹

一名醯雞亂飛如蚊而小一名醟芮莊云芮與蜹同醯酸而蜹聚醟芮生乎腐蠸即黃甲小蟲也孔子曰丘之於道其猶醯雞歟劉師道詩醯雞甕裏天

卷第四十終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四十一

神異門

靈異類

譔搜神記

晉干寶嘗病氣絶積日方悟見鬼神事遂撰搜神記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神之董狐者矣本

作無鬼論

阮瞻素執無鬼論一日有客詣瞻談名理有才辨良久及鬼神之事客作色曰鬼神聖賢共傳君何言無耶僕便是鬼變爲異形須臾消滅

著無佛論

運使張商英之初未探佛理也凝神構思立論云無佛夫人問夜久胡不寐荅云著無佛論夫人曰既云無佛何論之有公大有省後深造佛理更著護法論號無盡居士云

天女降浴

武帝時張寬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恠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乃寬也對曰天星主祭者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

天女降婚

並見星化女七寶枕輜軿降生三類當互看

閻浮提王

翰苑名談寇萊公有妾舊桃侍南遷再移光州桃立曰妾前師事仙人爲俠令將别去敢有所託願葬杭州天竺寺公諾曰公去非久也曰何之桃曰公常爲地下主者浮提王也公不久亦亡有王克勤見公於曹州境上詢後騎云閻浮提王交政也果爲閻羅王

乘鹿司糾

古今詩話呂晦爲御史出知安陸一日燕坐忽見碧衣人云賜公清涼丹一粒吞之不見公捐館朱明復渡湘見公乘玉角青鹿左右數百人明復拜曰公已仙乎公曰吾侍上帝南游口占一篇末句云我今從帝爲司糾更有何人直柏臺

芙蓉城主

歐公詩話石曼卿卒後有人見之言我今爲仙所主者芙蓉城欲其人與游不得忿然乘一青騾去如飛

芙蓉館主

括異記慶曆中有朝士晚赴朝見美人二十餘兩兩並馬面行丁度按轡於後朝士驚問有一人最後曰迎芙蓉館主而行丁果卒

爲修文郎

晉蘇韶既死而見弟節問地下事韶云顏淵卜商爲地下修文郎

文山爲神

郭元益廬陵人嘗從文山天祥游亦曾驅馳兵間元貞丙申居家抱病而死但心胷間微煖未

驗經宿還魂云有黃巾人追至一所若公府見一金紫如王者狀坐於殿上某私問吏卒云殿上官何人荅曰即文丞相也某私喜曰與丞相有舊必蒙周庇因上殿方一揖聞文公曰朋友間吾豈不能回護汝但數至此柰何汝可回去區畫家事即來郭如其言與家人敘別分付了當方死

古心爲神

宋提刑疊山謝枋得嘗謂有淮人林月溪者誠感上帝曾爲裕齋馬公之客至元丁丑以無疾

死爲一卒攜至冥府到一官舍榜曰泰山府君之殿卒領林入謁坐殿上者裕齋馬公也公引林入內堂道舊事極其欵密林曰某被追至此有何罪責馬曰吾爲泰山府君爲門下二寵枉死事不得明白故請門下過此以決曲直君之壽限儘多但毋啗此閒飲食少頃即可回去古心江先生見充閻羅天子因引林訪之林賀曰先生生爲宰相没爲閻王可謂盛事古心蹙額謂曰没爲鬼官是豈予心所欲哉林曰某回去不知作何功果可以資助二先生出離鬼官幸

明以敎我庶有以報先生之恩二公相顧謂林曰既辱厚意請往隆興府托西山道院徐道人爲設齋醮或者可以感動上帝耳言畢相辭而出林甦經道隆興尋訪徐道人述以前事徐道人乃一放蕩不羈之人索一百二十貫錢爲[illegible]道場乃留三十貫於紙鋪委令造紙錢餘者[illegible]以爲酒食之資林俟候月餘徐道人方且齋就道堂打坐一日至晚將紙錢燒化林云[illegible]功圓滿當時林甚不滿道人所爲[illegible]公來謝云已得徐道人齋醮之功[illegible]

此出離幽關矣感應之速如影響則徐道人者畬及幽明信非區區之學仙之流也

雷轟福碑

范文正守饒有書生上謁自言饑寒時盛稱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直千金范爲打千本紙墨已具一夕雷轟其碑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 墨客揮犀

雷擊黨碑

元祐所立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爲首一旦爲雷所霹張[illegible]以入[illegible]詩昨夜風雷起擊碎姦黨碑若

問山人謂山人不自知

雷破倚柱

夏侯玄倚柱讀書暴雷霹靂破所倚柱玄色無變

雷雨墜巾

蘇子瞻云蜀青城山老人村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村飲其水故壽一日雷雨經其處有老人宅中獲遺巾非帛非革製若直縫縫者有二結帶知其神物不敢藏於家置諸村社廟中三日雷殿復取去

阿香推車

續搜神記義興人姓周永和中出都日暮道邊有一新草舍見一女子出門周曰日暮求寄宿向一更聞外有小兒喚曰阿香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去明朝視宿處乃一新塚

梨岳降雨

史宇之以大觀文殿學士判建寧府值天時亢旱郡有神靈於梨岳一日禱於祠曰神爲血食此土之神某奉君命守土之臣斯郡久旱苗稼將枯神不降雨我心遑安今灑酒二神飲其一

其飲其一若神降甘澍保奏朝廷厚其封贈其或不雨毀像焚廟史公舉盃一飲而神前盃酒已竭矣甫出門陰雲四合雨即霶霈與萍俱下水已帶土氣雨止西河之水已竭乃知神運河之水以為雨也

誌公擲錫

誌公見舒州潛山奇絕將謀建刹時白鶴道人亦謀之請於梁武帝帝令各以物誌其地者得之已時鶴先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聲遂卓於麓鶴乃次之道人不懌而不可改

羅什食針

晉鳩摩羅什姚興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諸僧效之羅什曰能食此針者可蓄室因舉七進針僧乃止史

呂翁踐錢

宋景定間邵武軍衙前殷氏香紙店常供雲水道人每以當三銅錢施之未常少倦一日有道人持椶扇登門乞錢適逢殷以他事遷怒形於色連以三錢擲在椶扇中遂流于地道人以足踐之不顧而去殷乃自拾元錢則已固結磚上

不能動矣觀者駭異道人杳然不見殷以鍬空出磚見磚背有詩曰平生大願度三千直到如今不得圓特特此來應有意可憐殷氏骨難仙今此石砌在城隍廟中可考

謝仙書柱

國史補符中岳州玉仙觀爲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後問何仙姑云仙火者雷部中鬼也

江妃解珮

列仙傳江妃二女佩兩明珠大如卵遊江漢之

濱鄭交甫逢而說之不知其神也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解而與之行數歩二女倶不見佩亦失之

河神欲弁

楚子為瓊弁玉纓夢河神謂巳曰畀予賜汝孟諸之麋 僖二十八

河神擲璧

博物志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字子羽齎千金之璧于河上遂發洪波起兩鮫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劒擊蛟皆死既渡投璧于河河伯躍而歸

之子羽毀之而去

江神還刀

開元中王昌齡舟行馬當山遇風命賫酒脯以祭誤投金錯刀於水中忽有赤鯉躍入舟中剖腹得刀

合浦還珠

博物志孟嘗爲合浦太守郡境舊採珠以易米食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閒而去珠復還

澤神見覇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公見物歸而有疾數月治不愈有皇士者曰我能治之見王語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耳所見者澤神委蛇也覇者見之公大喜數日而愈管子

河神縮水

後魏爾朱兆襲京邑人夢河神爲縮水脈及兆至有行人言知水淺處導焉遂策馬涉渡直叩宮門史

竈神歸出

嵩山廟神極靈異中有一竈絶不可近遠邇祀之無虚日有禪師至廟以杖擊竈三下曰竈本泥土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乃敢恁麽烹宰衆生言訖又擊三下竈乃應手破墮有一青衣峩冠踊出向師拜曰某實此廟竈神久受血祀今蒙師爲説無生法忍已得脱離此處生天矣敢不敬謝人因號師爲破竈墮云又陰子方祀竈忽見竈神現于前自此大富擬於王者

松叟訴傷

東峽山飛來殿有一古松大觀間爲皇城使發

師愈從者釜其根脂遂流液殿直錢吉過寺夜
夢松化叟告曰吾非圓首方足特植物中含靈
性者昨被錢師愈從者斫吾脒取脂代燭今尚
流血幸君爲吾告寺主令補治庶不爲盲風搖
撼得終天年拜賜不淺矣吉黎明促行遂不及
告及見縣令錢錄因與言之錄乃至寺驗視與
吉言無異重爲培之松復鬱然

湖君如願

有商人歐明見青草湖君君問所須但乞如願
君許之後得一婢名如願願商有求悉致之後因

正旦如願晚起商捷之走入糞壤中不見令人正旦以細繩繫偶人投糞中云令如願歲時記

水神一怒

洞庭君謂柳毅曰寡人愛弟昔爲錢塘長勇過人堯時洪水九年乃此人一怒也異聞錄

共工觸山

列子湯問篇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闕斷鰲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不周

江神掣扇

冷齋夜話云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止有黃麈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石硯獻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頭上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開函視之若有掣奪之者天水鏡靜遂

獲渡詩話

龍君獻方

孫思邈京兆人談老莊歩醫藥居太白山唐太宗召欲官之不受開元大旱胡僧祈雨壇於昆明池側七日水縮數尺其龍化爲老人求救于邈邈曰願得仙方則救老人曰上帝不許妄傳今無悋乃得其方自是池溢岸矣

老姥授簡

漢何比干有老姥年百八十餘求避雨雨甚而衣不濕比干延入乃曰君之先有陰功今天賜

之笋如簪長九寸授之曰子孫佩者富貴言訖不見幽明錄

湖君吹笛

賈客呂筠卿泊舟君山側命酒吹笛數曲忽一老父拏舟而來袖出三笛其一大如合拱次如常管又次如細筆管因請吹之老父曰大者諸天之樂不可吹次者對洞府諸仙合樂亦不可吹小者是老身與朋儕可樂者試爲吹之不知可終曲否吹二三聲波濤沆瀁魚龍跳噴五聲六聲君山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人大恐一吹遂

止

黿使望候

漁人泊舟馬當山下見一大黿直上山頂四望頃之江中湧出一綵舟上有十餘人會飲妓樂甚盛久之值巨艦東下綵舟乃沒黿亦下死山側意者水神使此黿望候不知有巨艦來故歷之 白氏六帖

鼎湖墜弓

黃帝鑄鼎荊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小臣悉持龍髯髯拔墮

黃帝弓百姓抱弓而號後名其處曰鼎湖弓曰烏號

漢郊祀

龍公鑄鏡

異聞錄天寶中楊州進水心鏡一面清瑩耀目背有盤龍勢如飛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李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引一小童衣黑衣呼爲玄冥至鏡所謂鏡匠呂輝曰老人解造真龍鏡爲汝鑄之扃戸三日巳失所在爐前獲書一紙歌曰盤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淸仙子來

獻聖聽呂輝等以五月五日移爐於楊子江心鑄之背龍頗異後大旱祠之乃雨

河伯娶婦

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斂民錢爲河伯娶婦巫嫗視小家女好而貧者聘取如嫁禮令女坐牀席浮水中待沉豹往觀之呼女曰是女不好煩巫入報河伯更求好者投之不報復以三老一人投之又不報曰是皆不能白事煩廷掾豪長一人趣之衆皆叩頭流血告免民大驚自此不復敢言

墓女幽婚

孫氏志恠曰漢盧充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女墓充因獵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見崔云近得公尊府君書爲君娶君女故相邀爾書示乃充亡父手札崔命女粧飾於東廂相見成禮留三日臨別謂充曰君婦已有娠矣生男則當留之充至家經三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二犢車水上乍沈浮達岸視車中崔氏與三歲兒共載其別車即少府也抱兒還充及詩一首金椀一枚俄而不見後兒長歷任數郡

娶鬼方女

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妹孕三年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　帝系

廟神奪筆

廣德軍祠山張大帝廟郡人事之甚謹唐士羅隱名彰天下所至之處鬼神無不爲之譏諷常過斯廟題詩於壁曰踏遍天涯路平生不信邪方欲書後二句其手筆俄如人拽扯狀聞人語曰若後二句不佳即折爾手羅悚然續題曰祠山張大帝天下鬼神爺其靈異如此

羣蠅拜賀

術士相郭代公云有青蠅拜賀方及第一日坐家庭忽有蠅作入行立約數萬折躬者三良久乃去 青陽記

六丁取易

唐王遠知善易一日雷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泄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掘地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遠知曰青丘元老傳授也又龍城錄云台州道士善易天官叱六丁雷電下取之得書後梁節王傳從官卞忌自

言能使六丁蓋從甲子旬丁卯爲神其神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

青衣報赦

符堅屏人作赦文有大蠅入室聲甚厲驅之復來俄而人皆知有赦詰所得皆云有青衣童子呼街中乃蠅也 白帖

柳神彈指 互見柳

李固行古柳下聞彈指聲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用柳汁染子衣矣得藍袍當以棗糕祀我未久及第 三峯集

朱衣點頭

歐陽公知貢舉每考卷坐後覺有一朱衣人點頭然後其文入格

錢神冠帔

博異志岑文本山亭避暑有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參奉冠清圓用冠衣淺青衣自漢得理我本生於吳得不凝滯之道問冠帔乃曰僕外服圓而內方正此是上清五銖服也出門至墻下不見文本掘之一古墓中唯見一古錢方知上清童子銅名元寶錢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

五銖亦錢文也乃漢朝所鑄自是錢帛日盛官至中書令忽失古錢遂衰

墓鬼談玄

陸雲夜迷路至一家便室宿見一美少年與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里問昨宿處乃王弼塚也自此談老殊進本傳

井龍出鏡

博物志唐天寶中有陳仲躬里中有井好溺人一日有敬元穎謁曰此井有毒龍殺人昨夜已朝太乙淘之則難免矣命匠入井獲鏡夜元穎

謝曰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中之第七者墮井中爲毒蛟龍所殺幸遇君子重見人間其鏡背有二十六字科斗書曰維晉新公一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後出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右有月龜龍虎雀各依方安焉於鼻下題曰夷則之鏡

佩刀生毛

漢武出淮陽到監鄉問此何名陳翼曰監鄉上曰可欺乎翼曰臣言不欺佩刀當生毛視之果

有毛長寸餘 靈宇記

事破鬼膽

李杲爲洛陽令有劉兼者過其境夜聞戶外語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兼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天寶遺事

蜂呼孔昇

龍門寺異蜂大如鶻僧網至籠中明日大蜂至籠邊呼孔昇翁僧異而放之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四十一終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四十二

神異門

恠狀類

鼠具衣冠

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衣冠出廳事語曰爾某日當死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幘絳衣語曰爾日中當死復不應日適中鼠曰周南旣不應死我復何道遂顛蹷而死即失衣冠視之如常鼠也

犬戴巾帽

桂陽太守汝南常叔堅少時爲從事狗如人立而行家人皆請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爲縣送解冠㯓上犬戴而走家人驚譁復云誤觸冠冠之掛着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恠異復云兒婦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隣里此又何恠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他異叔堅終享大位

瘻猱黃冠 見瘻中猱

渚恠畏犀

晉溫嶠過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傳其下多恠

物遂燃犀角而照之須臾水族覆火見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者嶠夜夢人曰幽明自別何意相照意甚惡之

廟鬼奪扇

范質字文素後唐舉進士漢周禪代隱民間一日坐茶肆中時有持扇題詩云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忽一人貌恠陋前揖曰酷吏何止大暑相公他日當究此弊遂持扇去不見後至一廟見土水神肖似扇亦在公心異之仕周首定刑統宋建隆拜相封魯國公聞異錄

路鬼笑扇

宋東京末階時有遠郡士人游太學有道人持扇緣化士傾篋施之道人受施無厭心士人與之無吝色一日急勸士人還謂之曰貧道無以爲贈以此扇與官人遮日所過鄉落或有人羣笑此扇則是鬼也切不可駐足若無人笑此扇時方可緩緩行則以此扇從便棄之言訖長揖而別囘首道人亦不復見心疑異之士人持扇在手急走每過一處則見數十人或見三五十人或百十人相逐來觀羣聚指笑行甫兩日有

來自後者則云東京已陷士人益驚兼程而進又行兩日而笑者漸少及更三數日不復有笑者矣士人乃思道人之言遂將此扇棄之田中而去行至十里復自念曰道人以此扇遺我保全性命今既至此豈可忘而棄之再至原處拾取則見扇已化爲骷髏矣

驛鬼擲書 見隱語類

廟判帶箭

至元癸巳袁州熊嶺村落間路傍有小店惟一老婦同一子居之每夜二更餘有一虎蹲坐於

春堂之上忽一晚有軍三四人來投宿婦以虎郤之衆軍曰我有鎗刀弓箭不怕他乃共宿一房至中夜月明老婦曰虎來矣衆軍於牕內竊視之果爾遂連施數箭虎帶箭而去明日衆軍與老婦共隨血路而尋其蹤乃在一廟判官身上拔箭而擊碎之腹中尚有豬犬毛口角尚有血存自此虎不復有矣

屏婦歌舞

楊妃外傳水晶屏上刻美女遺國忠一日國忠獨臥屏上諸女悉下通名曰當壚人也步蓮人

也桃源人也云云凡十五人此媒孽之先見者也未幾果敗又元和初士人見古屏上婦人悉於床頭踏歌曰長安女人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娥眉空帶九秋霜云云士人驚叱之忽上屏雜俎

洞天冥會

僧孺遇薄后潘妃王妃戚妃作詩云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天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后曰今夕誰伴牛秀才戚辭潘亦辭曰東昏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

令王昭君夕焉周秦行記月地雲階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披云奴當作兒

猪食寄書

僧卞聽遊五臺有僧以書寄東京勃至京不見其人一日見小兒逐大猪名勃賀云此猪能令羣猪不亂逸處食溥荷故名以書投猪食之人立而化 洞微志

花月言笑

六帖武三思有妓名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在於堂奥中聞蘭馨芬馥附耳而聽

聞素娥語曰某花月之妖帝遣奉公言笑梁公正人不敢見也

伐木照怪

燕昭王墓前班貍化爲書生見張華論文既退華使人防之不得出雷煥曰千年老精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千年華表矣乃伐照之果班貍也

瘡畏貝母

有人膊上生瘡如人面以酒飲之則赤食物與之張口歷試諸藥至貝母則面聚口閉因決口

灌之而愈

烏將軍娶

郭元振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聞女子哭聲曰妾鄉有烏將軍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未久將軍入公取佩刀斷其腕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尋血入大冢中見大猪無前蹄走出而斃幽怪錄

鼠畏白老

建州刺史家月夜見七八白衣語曰白老將至柰何白衣者鼠也白老者其家猫名也唐餘錄

萬鼠嚙猫

弘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爲猫所嚙數百鼠反嚙猫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殺之 五行志

漸耳制鬼

元日俗於門上畫虎頭書漸耳謂陰司鬼名可息瘧疾 酉陽

裴漸善洞視鬼物寓書博陵崔公曰當今至鬼無過漸耳 宣室志

赤郭啖鬼

南方有人長七寸朱衣縞帶赤蛇遶頭惟食惡鬼朝吞三千暮吞八百名曰赤郭 神異經

神荼縛鬼

東海度朔山有桃樹根盤八百里東北曰鬼門有二神名神荼鬱壘能執百鬼黄帝法之立桃板於門塗二神形以禦百鬼山海經

鍾馗啗鬼

明皇痁疾作晝夢小鬼奏曰臣乃虛耗也上曰未聞虛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者望空虛中盜人物如戲耗者即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繫角帶鞁朝靴徑捉小鬼先刳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爾何

人也奏云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夢覺痁疾頓瘳

鬼母食鬼

南山小虞山有鬼母一産千鬼朝産之暮食之 述異記

鬼笑營利

劉伯龍家貧甚在家將營什一之利忽一鬼在旁撫掌大笑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爲鬼笑耳仕南朝宋爲武陵太守 南史

鬼不識蟹

筆談關中無蟹秦人收得一乾蟹土人惟其形狀以爲恠物毎人家有病瘧者借去懸門戶往往遂瘥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矣

鬼患腰腧

宋徐秋夫善醫夜有鬼言生患腰痛爲鬼猶痛請爲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爲針三處灸四處明日來謝恩忽不見史

妖物類

桑穀生朝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太戊問於伊

陟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

野雉升鼎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巳訓諸王武丁內反諸巳以思王道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鬼方無道武丁伐而三年克之殷道復興號爲高宗

野雉在庫

晉武庫中有野雉莫知所致張華曰雉側必有

蛇蜕焉蓋蛇化雉也

猪肝中讖

白浦民剖猪肝肝中有一紙大如手色如新書二十州樹蒼蒼明年無糧次年巢寇起州郡多荒

野狐升座

宋徽宗七年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時金使李孝和來

青蛇見座

靈帝二年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雹▢▢事光祿勳楊賜曰王者心有所想雖

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之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

龍豢化黿 見豢化黿

雌雞化雄

雄鷄生角

漢元帝時有雌鷄伏子漸化爲雄又有雄鷄生角劉向以爲小臣執政之象石顯伏誅之効也

靈帝時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但頭冠未變蔡邕謂下將有事而未成之象果有黃巾賊叛而未成

雛雞四足

北魏主時崔光曰雞足多翼多其下扇動之象後果茹晧等伏誅

猫鼠同乳

代宗時藩鎮跋扈帝乃因循柔愿姑息從之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以爲端

烏鼠同穴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注雍之山名也孔氏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鼠在內鳥在外在今隴西首陽山亦猶蛇以雉爲匹獺以猿爲配類固有非其偶而偶者爾雅曰其鳥爲鵌音徒其鼠爲鼵音突

野彘入厠

賈妃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郅都往救之郅都曰亡一妃復一妃進天下所少寧妃等耶

內外蛇鬬

左傳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之中內蛇死是

年鄭厲公入殺鄭子申繻曰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也

跋

是役也

先君未畢之志不肖特繼以成之者也先

君篤貴介子鮮麗絕非所嗜故耳不熟聞

呼盧博賽之聲目不習見傴僂歌狎之輩

淨几明窗焚香趺坐是其雅好云或遇山

人野士老衲釣徒與上下今古品隲圖史

未嘗倦興至則掀髯長嘯灑酒賦歌一寄

吾性靈止耳厥後公車弗售益堅仕不以

浮沉出處介繫朝来無事關心惟翻書展軸相對欣賞大約性之所近自不覺亹亹之若此也茲籍爲埤雅之廣要淵源奧始名公已序且詳第其藏自

曾大父峯溪傳

簡肅公以至　先君珎襲綿遠不無湮逸

先君于暇質隱君方牀相與整輯之續續考誤多所搜括心力亦既殫矣柰何未及梓竟齎志歿耶予小子懷念良久力薄譾

跎至今有同志者曰成功弗毀剞先蹟乎斯得勉力竣事協贊之益豈鮮也噫得父一絕不肖愧之良弓良冶冐敢棄焉

萬曆庚戌菊月鵝湖孫弘範謹跋并書